



□ 山里红

在溧阳,自古就有四月八吃乌饭的习俗。据古诗记载,在唐代就已流传,不过那时叫“青精饭”。杜甫《赠李白》诗言:“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以此表达自己向往归隐山林的心思。可见制作乌米饭的草叶藏于深山,溧阳乌米饭历史悠久。

乌米饭是用乌饭草(学名:南烛叶)捣碎成汁浸泡新鲜糯米后加工而成。要想吃到上好的乌米饭,采摘到鲜嫩的乌饭草就显得尤为重要。去年和闺蜜一起卯足劲上山寻找乌饭草,结果无功而返,只能去菜市场买了几斤连着枯枝杂叶的乌饭草,用机器打碎了拎回家浸泡糯米加工成乌米饭。

四月中旬,我又和伙伴相约去采乌饭草。乌饭草一般长在上。驱车来到山脚下,爬上缓坡,黄岗地上长满杂草和低矮的灌木。“这就是乌饭草。”经验丰富的伙伴指着路旁杂树丛中低矮的嫩枝告诉我。矮小的乌饭草簇生着,从根上长出很多细细的枝条。褐色的枝条上再长出嫩枝来,那上面的叶子和平时常见树的叶子差不多样子,因为嫩,叶子中间可见清晰的绿色叶脉。嫩叶有的是浅绿色的,有的是红褐色的,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特征:叶片正面都油光发亮。好像是大自然这位巧手姑娘涂上去的油彩,在阳光下嫩亮得引人注目。我们边摸索边寻找。如果在一丛绿叶中看到亮亮的红褐色或浅绿色嫩叶,马上锁定目标,蹲下采摘。如果不确定,先摘下一片叶子闻闻,若有一股好闻的清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就可以确定。小树枝上的叶片小,采摘慢,可以连同嫩枝一起摘下。我和同伴想多采摘些大的嫩枝叶,就往路旁比较高大的灌木丛中走去。杂树枝条上的刺勾住衣服,勾破袋子,我们也全然不顾。这嫩绿带红的枝叶在绿树丛中特别显眼,但它们四周往往布满荆棘,让人无从下手。找到了就轻轻掰下枝来,一手压着枝条,一手采着嫩叶。一片片采太慢,戴着手套一把将嫩叶抹下来,满满一把紧紧抓住,就这样一把一把地采,一棵树上的嫩叶很快就被

摘完了。看着渐渐鼓起的袋子,满满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竟忍不住把脑袋伸进袋口闻一闻,香气扑鼻!即使吃不到乌米饭,闻闻这清香的草叶也满足了。对了,采乌饭草时一定要记得掐几把嫩嫩的金刚刺叶,据说加上它,煮出来的乌米饭油光发亮,更加美味。

回家把乌饭草叶择好、洗好,倒入干净的石臼中。双手举起带木柄的石锤,一下一下重重地上下击锤石臼中的嫩枝叶。随着“咚咚咚……”的捣叶声,鲜叶化为墨黑的汁水,草叶的清香立刻飘满院子。妈妈把汁水倒进锅里,添几瓢凉水,把水烧温(注意是温水,不能太热),然后把新鲜洁白的糯米倒入锅中,浸在水里泡上一夜。第二天早上舀起糯米一看,洁白的糯米变成乌米,眯着眼睛细看,米粒上却是深深的蓝色呢!

趁着新鲜,第二天早饭一定是乌米饭。乌米饭可煮可蒸。如果煮着吃,锅里的水和米齐平就可以了,浸了一夜水的米已经吸得饱饱的了。过了不多久,乌黑发亮的饭终于出锅啦!香气盈盈的乌米饭一端上桌,大人小孩都迫不及待想尝上一口。别急,还得添点料。吃甜的,舀一勺细腻的白糖撒在上面,再加一勺雪白发亮的滋油(猪板油)。慢慢搅拌,白糖很快就在冒着热气的米饭中和滋油融为一体,黏在一起的米粒在白糖和滋油的作用下变成一颗颗光滑溜溜、晶莹饱满的黑珍珠,越搅越亮,越搅越香……来不及细细品味,一碗乌米饭颗粒不剩。吃了一碗甜的,再来半碗咸的。桌上新炒的咸肉小笋、拌着麻油的莴笋丝,是最美味的伴饭菜。这时,细细嚼嚼乌米饭,黏黏的,有劲道,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味。

每年春季,吃上一顿可口的乌米饭,半天的疲劳立刻烟消云散。

如今,溧阳乌米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声也因亮相《舌尖上的中国》而更加响亮。独具魅力的乌米饭已经成为旅游明星城市——溧阳“三黑”特产中名副其实的“黑老大”。

## 进献玉玺

□ 黄诚

说起玉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传国玉玺”,传说秦始皇将和氏璧制成一方镌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虫篆字的玉玺作为传国之宝。这方玉玺历经秦汉三国魏晋直至五代,最终下落不明。以后历史上就经常有所谓传国玺出土,尽管这些上交给朝廷的“传国玺”全都被认为是赝品,但各地献宝依旧乐此不疲,相关文献记录层出不穷。话说在溧阳历史也曾发现过一枚玉玺并送交朝廷,这事见于清人蒋良骐纂修的史料长编《东华录》中,原文如下:

康熙四年十二月,两江总督郎廷佐报:十八日溧阳县民浚河获玉玺一颗,上有篆文“人心惟危”至“允执厥中”十六字。命贮内库,赏获玺人顾起龙等各银伍拾两。

这枚据说疏浚河道时出土的玉玺上面所刻的十六个字,语出《尚书大禹谟》即“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句话是帝舜交代大禹的政治遗言,大意是人心险恶,道心精微,要精研要专一,诚实保持着中道。后世尊称这句话是儒家文化中的“十六字心传”,是圣人治天下的大法。这方玉玺被郎廷佐上交清廷后,清廷似乎也很重视,将此玉玺收入皇宫大内并拨银子奖赏了发现的人。

民国时期徐珂编撰的清代掌故逸闻汇编《清稗类抄》中增加了这件事情的后续,《清稗类抄》是这样记录这件事情的:康熙丙午正月,江督郎廷佐奏称溧阳民人顾起龙等浚河获玉玺,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遣官赏送至京。圣祖大悦,命贮内府,颁重赏有差,并宣付史馆。时有知其事者,谓印为明弘光时新造,南都既陷,一中官怀之而逸,值追者急,乃瘞之于此也。

据说当时有知道内情的



## 鸾翔凤集小巷里

□ 《溧城镇志》办公室

现竹箠镇前马村委(原前三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叫小巷队。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这里住有21户人家,约100人左右。其中陈姓占17户,其余蒋、苗、黄、沈姓各占1户。陈姓户多人众,杂姓势单力薄,可他们和睦相处,从不以强凌弱。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从不与人斗。陈家吃馄饨会送碗蒋家,黄家吃团子会送几个苗家,这种礼尚往来习俗,好像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在这其乐融融的和谐环境下,正值出嫁的芳龄少女也不愿嫁出本队,比如,蒋家的兄妹与苗家的姐弟结成连理就顺理成章,而且成了当地的佳话。

在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中,更有人懂得对子女的教育培养。陈文书老人家住三间土墙茅草屋,拖男带女,穷得

叮当响,但他省吃俭用供儿子念书。孩子也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他们刻苦钻研、勤奋好学,没有辜负长辈厚望。文化大革命前,小巷里队就出了四位一流的大学生。

其中就有陈文书老人的两个儿子。陈夕福,1957年考取浙江大学,学成后分配在中国纺织部工作,研究员。陈锡芝,1962年考取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学成后分配在重庆军工102厂工作,而后又到常州冶金厂工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兼副厂长。还有蒋和松老人的女儿蒋风仙,1965年考取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沈阳机电学院工作两年,又到瑞士进修两年,学成后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直至退休,教授。还有苗福生老人的儿子苗富荣,1965年考取武汉大学,学成后分配在武汉应城化工厂工作,教授

人士,向康熙皇帝提意见了,说这方玉玺不是古玺,而是南明弘光小朝廷新刻的玉玺,那会儿南京刚被清军占领,一个南明宫里的太监怀揣这方玉玺跑路时,将这方玉玺悄悄埋在那的。其实从文献中记载的玉玺形制来推断,这玉玺的确老不到哪里去,这一点当时人心里其实也明白,不然不至于就这么往仓库一扔就没下文了。至于说是不是南明的宫里流出的,也是无从查证的事情。不过当时正值康熙初年,也正是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社会人心不稳,这个时候一枚刻有圣人治世之法的玉玺突然冒出来并进献给朝廷,暗示了满清得天下是顺应天意,其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的文物价值,对于刚坐稳江山的清廷来说可谓是个大大的吉兆。所以说没准这是郎廷佐安排手下演出的一幕进献祥瑞的年度喜剧也不是没有可能。



级高级工程师,教研室主任。一个人口将近百人的小生产队,文化大革命前竟出了四位大学生,了不起。恢复高考后的几十年里,小巷里又出了十多位优秀大学生,可谓鸾翔凤集。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黄鸿福老人的孙子辈黄跃忠、黄跃晖兄弟俩从1997年开始就把生意做到了多米尼加,现在又在格林纳达等国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盛典之际,原小巷队社员黄跃忠等五人作为海外侨胞代表,受邀前往北京参加庆祝大会、阅兵、国庆招待会、国庆文艺晚会等系列活动。现任格林纳达华人华侨联谊会会长的黄跃忠,说到自己作为海外侨胞受到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侨办邀请,参加庆典活动,他用“倍感荣耀、倍受鼓舞”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表示今后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做好各项侨务工作,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侨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是小巷里教育和人才状况的概貌,我们相信,溧阳更多的地方一样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小巷里不过是许多地方的一个缩影。

